

# 南都周刊

理 性 思 考 者

深 度 观 察 家

## 武汉 疫情遭遇战

插图 / lost17



2020年2月合刊 总第952-955期

邮发代号：46-67 RMB¥20 HKD\$25



6 940170 466661



## 王子耕 在虚构空间中， 进行一种宏大叙事

作为毕业于全球顶尖学府的建筑师，他只凭一本作品集便引发了巨大的关注，但后来跨界电影、策展、设计，却没有在建筑界做出更多成果。然而，依然有许多人认为，王子耕是最有希望彻底搅动中国建筑学的那个人。

记者\_张敏 助理\_胡雯雯

在中国建筑师的序列里，王子耕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。

他是少有的靠着深刻而前卫的作品集年少成名的人，却迟迟在“建筑”领域没有进一步发展，反而跨界跨得相当欢脱，引来众多非议。

深港双城双年展(UABB)的发起人、建筑师张宇星甚至觉得，王子耕有点“生不逢时”，是一个没有合适的机会把思想付诸于建筑实践的，在“主流”和“边缘”中间摇摆的矛盾体。

### 跨界翘楚

如果在5年前查询一下“中国最有潜力的建筑师”排行榜，王子耕一定榜上有名。

彼时，他拿到全额奖学金后，从世界顶尖高校普林斯顿建筑学院学成归来，留学时期创作的反映资本全球化荒诞性的作品集“A Beautiful Country”三部曲，尚未完成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。

有人曾说他是“纸上建筑家”，除了名震天下的设计作品集，似乎没有什么名气与之相符的真实建筑作品。

知乎论坛上有个问题是“王子耕是一个怎样的建筑师？”。其中一个高赞回答列出了他跨学科的各种作品图，用“仙气满满的理论派”来形容他，认为他满足了我们对于Something beyond architecture'的幻想，即便是他2007年的作品，如今看来也惊为天人。”

他本科就读的重庆大学建筑规划学院，走廊上几乎挂满了他的获奖作品，有学弟回忆：“人们经过他的图纸时，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”。该院学生甚至以拥有王子耕当年作

### 王子耕

1984年出生于北京，青年建筑师、艺术家、策展人，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，创立Pilis工作室。先后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，曾在姜文电影《邪不压正》里担任营造参谋。

业草图的照片为荣，称之为“传奇”。

深港双城双年展(UABB)的发起人、建筑师张宇星一提到王子耕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才华横溢。”王子耕的确多次在深双上露脸，他可能是国内建筑圈里，个人设计作品被邀展最高的青年建筑师之一。

然而，王子耕第一次被圈外人知晓，却是因为姜文和电影《邪不压正》。

2015年，姜文受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座谈，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建筑系读研的王子耕是助教，明明和姜文的御用摄影谢征宇就坐在他旁边。

后来，姜文的电影《邪不压正》的导演组里，缺一个“营造参谋”，更像是一个环境顾问，需要通过建筑还原1937年北平的街景风貌。姜文要找的这人得懂建筑，懂电影，最重要的还是懂北京，这样才能串联起导演组、美术组、特效组。

结果，副导演赵丹想到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事、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、热爱电影的青年建筑师王子耕。那时，王子耕因为爱睡懒觉不想当上班族，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院相继任教。

姜文交给王子耕的第一个任务是，在云南搭建的四方平方米的屋顶世界。因为建筑没有外立面，需要王子耕分析摄影机按照什么样的轨迹运动，可以只拍到屋顶。除此之外还有全片的第一场重头戏，需要设计从火车站到李天家的一路老北平街景。

王子耕开始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博物馆、甚至个人收藏家里的那个年代的建筑资料，每一份都具体到季节和月份。然后他重新建模，考虑车辆的运行速度、人物的生活方式、街道两旁的树种……

“从研究资料到绘制沿线建筑，再到建模测试、方案对比，花了一年多。虽然最终反映到成片的可能就是几秒的特效镜头，还有几秒车窗外模糊的背景，但这就是电影。”

后来有流言称“天才建筑师要

去做导演了。要拍《一次别离》那样的电影。”对这个说法，王子耕既没有澄清也没有否认。可以确认的是，那次唯一的“触电”让王子耕看到了实现理念的更多可能。

### 时代的旁观者

结束与姜文的合作后的时间里，王子耕做策展人，设计展览作品。他进一步减少了建筑实践，多了更直接、甚至“刻薄”的批判性。

2019年年底，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王子耕受UABB深双策展团队的邀请，为深双带来了两件作品。其中一个讲述了一个“伊甸园”的故事：一个咬着苹果的少女，全身被蛇一样的线缆缠绕着，似乎暗示着科技对人的某种束缚。

和相对难懂的伊甸园相比，另一件作品《人工自然》明了许多，但同样不那么令人愉悦。“全是摄像头，有点恐怖。”一位观众这么评价。

对于《人工自然》，王子耕的讲解颇为直白：“我们用城市里常见的设施，模拟出了一个伪造的自然：演员是电线杆，施工绿纱网、线缆、监视器和摄像头。摄像头就像小鸟一样站在枝头，眼睛会动来动去，绿纱网像是草地，底下放着的线缆和电子垃圾则是河流，配合鸟鸣和溪水的背景音，这就构成了今天城市生活的图景。”

你再问得深些，王子耕会和你聊福柯的“全景监狱”：在一个圆环形空间里，警察站在中间的点，环视所有放射线尽头的犯人的活动。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1975年在《规训与惩罚》里描绘的场景，而这种功能，现在已经不需要靠空间来实现了，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和面部识别，无孔不入的数据采集，已经成为智慧城市的常态。

“但是监视器那边坐着的是谁呢？”王子耕闪着眉头来了一句。这是一贯的“王子耕式”作品：讽刺、不好、异化的现实和全球化的幻梦。

他会批判国内主流建筑界的不断重复，认为“明星建筑师制度下，城市奇观的创造者，慢慢变成了一种媒体消费，所有建筑师都以登上杂志封面为荣，创造一种不同寻常的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成了建筑师的终极目标，成为市场消费的一员。当忽略掉城市化进程中凶恶、乖张、残暴的一面后，建筑学把学科未来交给开发商和教育部，逐渐失去思考力度和批判力。”

千城一面的水泥森林，成了缺乏批判力的中国建筑学最大的遗产。

著名建筑师王澐曾经意识到这些，他的抵抗方式是回到农村，寄托于一种乡愁式的城市降维。王子耕则希望建筑师的影响力能再大一点，但是首先，建筑学应该有更深沉的思想和抱负。

回过头来看，这种堂吉珂德式的诘问，以及之后一脉相承的建筑思考，或许一部分归功于普林斯顿大学对王子耕的塑造。





### 普林斯顿的“理想主义者”

2013年，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的王子耕申请留学，得到包括哈佛、哥大、MIT在内的五所建筑学院的录取，最终他选择了普林斯顿。“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占地规模是普林斯顿的四倍，但我觉得在那样的规模里，各种名流像走秀一样来来去去，学生反而更容易迷失。”

普林斯顿不这样。它小巧，面积只有哈佛的三分之一，而招生规模只有哈佛的十分之一。它的建筑系备受尊重，课程密集，学生常常作业至凌晨两三点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在这里，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性的东西，也是一种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批评语系。”

给王子耕上课的教授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头，年轻时是全美第四大建筑公司的老板，名下物业占据普林斯顿三分之二的土地，是当地最富有的人。因为一次缺席，老头专门约好时间从纽约赶来，就为了给王子耕补课。

“那天天下着大雪，他一个人给我上了三小时的课，而且批改作业时精确到小数点，最后才打着伞，颤巍巍地离开。”

这段故事，成了王子耕心中最重要的记忆和动力。他开始逼自己前进，用三个半年的时间，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设计作品“A Beautiful Country”三部曲。

这个作品的初始想法，来自于“讨论并用一张图表达两个城市的边界”，王子耕选择了纽约和东莞作为对象。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，帝国大厦底部的Apple专卖店有个保安，每天都会产生幻听，他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一个结果。有一天晚上下班后，保安留在这个店，顺着声音进入电梯，目睹了塔楼上面所发生的一切，然后去警察局写了一份目击记录。

而记录中描绘的就是帝国大厦里隐藏着另一个世界——中国东莞。这里有苹果的代工厂、警察局、妇科诊所、拆迁办、夜店。两个城市重叠在一起，王子耕选择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斗拱来做两者的分界线，就这样，一个极简的科技朝圣地，与它背后低端的劳动工厂隔开了。似乎都暗含着对全球化下资本对效率的追求的批判。

除了批判，王子耕作品中强烈的叙事性和电影感，也是张宇尤为

欣赏的特质。不过，更多声音来自外界的质疑：这是建筑吗？

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谭铮可能对这种质疑更能理解。2015年王子耕到同济大学担任设计导师，主题“设计抵抗雾霾”。王子耕带来了他“Beijing Blue”的研究计划：一个北京民众通过网络支付平台购买国外新鲜空气的荒诞故事。

“当时北京的空气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，我听说乌克兰的一架飞机在北京机场想降落又降落不了，在机场上空整整盘旋了1.5个小时，因为看不到跑道！”王子耕回忆，自己首先想到的是人们对于蓝天的渴望，还有资本社会中，水、空气、森林、土地等各种公共事业的私有化，各种公共资源所遭受的大规模掠夺。他便虚构了一个跨国买空气的故事，将其拍成了一个短片，取名《Beijing Blue》。谭铮评论那次展览带给师生的印象：“这种综合运用媒介图像与技术语言的相对先锋的研究方法，是当前沉闷、呆板的建筑学中的一股清流。”

“当然，作为一个跨界的建筑师、艺术家、学者、策展人，王子耕首先是一个建筑师。但是在这个圈子，默

认没有实际落成的项目，没有作品，就不是个建筑师。”

但王子耕并不是没盖过房子，36岁的人生中，他参与设计的作品，有已落成的深圳微软大厦这种高层建筑、有舟山六横岛规划这种城市设计，他还设计过北京蓝街的一个酒吧，只是一年后它成了违章建筑，被拆除了。

“这些评价我无所谓，我就没做过什么落成的，站在职业建筑师立场，我确实项目积累不够。”

不少人希望王子耕能创造出彻底颠覆某种秩序的弥赛亚式的项目，就和他精彩绝伦的纸上作品一样，张扬着反叛和独立精神，矗立在现实的土地上，去挑战那些千篇一律的、沉闷的水泥盒子。

然而35岁的王子耕，自称还在“给人打工”、“在体制内做什么关系的琐碎的事”、甚至为“可能存在的经济状况担忧。”

天才年轻建筑师的“中年危机”来了。

### 创作者的宿命是痛苦，但我变得越来越舒服

每到夏天，中央美院的学生可能会看到王子耕戴着黑色头盔，骑着哈雷摩托穿梭在校园里，去给建筑学院的学生讲建筑，讲电影。从普林斯顿回国做老师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只是因为“早晨起不了床”。同样也是为了某种创作的自由度。

去普林斯顿之前，王子耕当过五年“圈内的建筑师”，做方案服务甲方、汇报甲方，在他看来，这种商业社会服务行业下的建筑师身份，并不足以承载自己的创作想法。

就像他曾姜文作为导演对于电影的“霸道”和“独裁”，因为那些带有姜文鲜明个人特色的作品。但是在建筑商业模式下，王子耕没有权利享受独裁。

“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，不一定非得是老师，但是老师有这个自由度。”和国内其他院校比，北电和央

美的建筑学专业更自由、更艺术化，王子耕看似漫不经心的选择，其实细致得很。

在高校教师带来自由红利之外，是体制内共有的一些弊端。他自己拖了很久才办起来的工作室“pills”（药丸）算是一种保持创作的实践方式，但与之而来的，是为了维持工作室正常运转需要完成的盈利项目，以及繁琐的日常管理事务。

回国后的王子耕很忙，也有点孤独。

王子耕养了五只猫，其中四只是捡来的。他对动物有着超乎寻常的忍耐力，即使是砸翻了书房的作品，挠坏了沙发，他都不怎么生气。教书之外的闲暇时间，他就窝在书房看电影，偶尔还能想起小时候在北京四合院里喝“北冰洋”、吃西瓜的时光，还有北大西门到101中学那条榆树林立、阳光斑驳的小路。

“我想象不出更好的现状了，但是我并不满意，是对自己不满意。不能够冲破自己的舒适圈，比较懒惰，没有做出一些特别突破的事情。”

沉浸在一种现状里，王子耕把朋友圈的背景设置成一只趴着的、满脸愁容的沙皮狗。

他觉得自己像电影《鸟人》里的男主角，在不断地尝试、积累，但有一点自我内耗，充满着创作者焦虑。可能离真正的年老还有一段距离。但是王子耕能明确感觉到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掣肘，缓慢而温吞的包围，以及不断高涨的惰性。

实际上，身份界定的模糊和建筑圈的整体认知，让王子耕以一种尴尬境地，造成了某种“中年危机”感。张宇觉得，王子耕有点“生不逢时”，没有机会把思想付诸于建筑实践。他认为王子耕在“主流”和“边缘”中间，既不抗拒主流，也没有完全脱节，还在寻找一种更合适的状态。

他如今回过头看，当初进普林斯顿的作品集可能是某种无意识的早熟。王子耕用唱片向《南都周刊》

记者做了类比：“很多歌手第一张专辑都是最有想法、最棒的专辑。”这更像是对自己现状的一种担忧。

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同事朱起鹏印象中，王子耕除了理想主义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北京人特有的“颓”。那种故意对一些事情不看重、不在意，但实际上却很在乎。他有意无意掩饰着得失心，似乎这样，即使失败，也有退身的余地。

“北京的‘爷’们，活在两重空间里，一个是真实，一个是虚构世界，在这个虚构空间里，爷附给生活首都市民一些宏大叙事。这种‘爷’文化，不能太积极，积极就没身份了。”

最近一次去美国讲学时，王子耕在洛杉矶见到了青年建筑师王耀华。“我感觉很惭愧，他不做委托项目，完全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整个过程可能都是不盈利的，但是很自在，很开心。”

“创作者的宿命是痛苦，但是我变得越来越舒服。”就像包裹在锋利批判性话语背后的骑士，当他重复年轻时思想内核时，善意的人们开始惋惜并期待一轮新的进发。

好友谭铮依然期待着，王子耕能尽快有一个建成的建筑物作品，以消除外界的质疑。

“这不是为了他以后成为一个大型项目的建筑师，而是为了他能够更自由，更心无旁骛的用各种媒介来充实建筑学。”在谭铮眼里，王子耕是最有希望彻底搅动中国建筑学的那个人。“否则的话，这个学科真的太沉闷了。”

时间回到2015年，王子耕曾在一场演讲的结尾引用了斯洛文尼亚作家齐泽克的话：“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的灭亡，但是一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激进改变是不可想象的。今天的青年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去认知真相，去知不可为而为之，相信自己的力量。”

那么，王子耕，你敢不敢继续做一个青年？